理论是评论的核心与风骨

□汪 政

严格地说，文艺评论是一门应用学科，它的上游是哲学、美学与文艺学（也即文艺理论）。毋庸讳言，我们的文艺评论这些年是出了一些问题，业内外人士都不满意，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作品是好是坏没了标准，说了多年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评论话语也不见踪影，相反，西方的文艺评论风格与流派倒是一波又一波，尤其是评论总是缺乏自信，说好的多，说差的少，献花的多，亮剑的少，而自新媒体产生之后，评论更是远远落后于时代风尚，从观点到呈现方式，再到受众，整体上被边缘化了……问题确实是数不胜数。那么，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产生这些不如意的现象与问题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为了振兴文艺评论，我们还有哪些工作必须要做？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文艺评论的学科属性，对它的应用性质要有充分的认识，从而意识到文艺评论诸多问题的产生固然有自身的原因，但也有它相邻学科特别是上游学科的原因。由此，我们才不至于把问题简单化，头疼医疼，脚疼医脚，而是要认识到，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

文艺评论要发挥它褒优贬劣的作用就必须有自己的评论标准，标准哪里来？显然不能只是批评者自己个人的好恶，一个评论者可以有自己的趣味，可以有自己的审美感受，但是，当他要用理性的方式，以评论的话语对作品进行优劣评判时，那应该是对通用的评论标准的运用，这个标准哪里来？那应该是经过艺术实践到艺术理论再到艺术实践如此反复研究和检验的过程。复杂的是，没有古今中外一成不变的文艺评论标准，社会在前进，文艺在发展变化，文艺的种类在发生变化，一些文艺门类退化了，一些新的文艺种类产生了，这些文艺的变量都需要我们对文艺评论的标准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需要美学与文艺学作出理论的反映。就当前而言，我们之所以对一些新的文艺门类无法作出评判，或者你作出了评判，但业界与接受者却不买账，原因就在于没有公认的标准；或者你自以为是地在依所谓的标准说话，但这个标准只是评论者自说自话，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它缺乏理论的概括性。比如，对现在的许多短视频作品，连它们是不是艺术都争论不休。因为在传统的文艺清单里，我们找不到这些目录，自然更没有关于它们的标准。我们也看到，它们在一些场合被作为艺术品进行评判，但那样的评判或者是把过时的或别的艺术门类的标准借用过来，或者干脆就是评论者个人的感受与经验，这当然没办法得出令人信服的评论结果。再比如，网络文学就相当典型，别看现在网络文学评论活动铺天盖地，其实，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在一些学者那里，并没有取得广泛共识，什么是好的网络文学标准就更不谈了。网络文学是从传统文学中生长变异出来的还是网络环境的产物？网络文学的阅读快感来自于传统美学认定的精神领域还是传统美学否定的感官愉悦？网络文学的叙事特点是什么？它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范式？有又在哪里？又如何判定它的优劣？网络文学创作的发生机制是什么？传统创作学特别是文艺心理学能够解释吗……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一天不解决，想指望网络文学评论能取得共识与公信力基本上不可能。所以，在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新兴文艺领域，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看上去有评论，有时还很热闹，但创作者不认可，接受者更是视而不见，它们大体上都在跟着市场跑。许多网络评论特别是网络评奖、评优不过是跟着市场与点击量后面贴标签。《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指出，要“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这是非常敏锐也是非常切合新文艺实际的。它起码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课题：第一，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要跟上时代，将数字行业纳入到理论评论研究的范围，这显然是对传统美学与文艺理论的考验；第二，我们如何在针对技术领域的网络算法提出适应新文艺发展本身的文艺理论，从而有效地开展对新文艺各种构成要素的评论？

理论的发展是最具原创性的，这是知识生产的核心，不管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民族来说，不管是对一个社会还是对某一个领域或行业来说，理论都是其行为的灵魂。为什么我们的文艺评论大都运用西方的文艺评论方法？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自己的理论原创，当我们的文艺形势不断发展而缺乏与这些文艺实践相匹配的理论时，文艺评论家们就只能去借用西方的理论了。为什么我们没能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评论话语？也是因为缺乏理论提升、转化的能力。中国传统文艺有自己的特点，如何将其现代化、体系化？如何将其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如何将文言文系统中的概念转化到现代白话文系统中，并与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相融合……这些都需要做大量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创造，并且要在文艺实践中去检验，否则，文艺评论就无法使用，使用了也会方枘圆凿，缺乏有效性。可以说，《意见》的每一个要求都是对理论的呼唤，如“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与评判者”，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了解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要把这些要求归纳成型，成为文艺评论的标准，这无疑需要一个理论过程。再如《意见》强调要“倡导‘批评精神’”，那么什么是“批评精神”？它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否定性评论，如果这样理解，那是对“批评精神”的简单化与庸俗化。要真正地体现“批评精神”，我们首先要在理论上弄清楚什么是“批评精神”。又如，怎样“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这也是一个新的文艺学命题，在传统的文艺学中，是没有这样的理论视野与研究范围的，它是在市场经济，在新文艺新的传播与消费方式的时代产生的新的评论要求，因而也是新的理论呼唤。而且，与其他行业的理论生产一样，这一问题也需要多学科的协作，需要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信息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的支持，才有可能生产出普遍有效的理论成果，进而在文艺评论实践中加以运用。

说文艺评论需要理论的支撑，说文艺评论的许多问题与理论的滞后有关，这不是说理论生产只是理论界的事情。强调理论的上游性与重要性，绝不是说文艺的其他成员就没有责任，文艺理论的生产与发展不仅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关，更是整个文艺行业的分内事，是文艺理论家、文艺评论家与文艺创作家们共同的事情。中外文艺史告诉我们，文艺理论的发展固然是美学与文艺理论家们辛勤工作的结果，也是文艺评论家们不断开拓、创新的结果，莱辛、丹纳、别林斯基、叶燮、王国维……都是文艺评论家，但又都对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莱辛的“不到顶点”、丹纳的自然环境与艺术创作关系论、别林斯基的典型理论、叶燮的才胆识力说、王国维的意境说都是文艺理论史的重要成果。而作家艺术家们对文艺理论的推动也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这样说，对文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大都是作家艺术家们提出的主张，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由于作家艺术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他们成功的实践之上的，所以就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与广泛的实践性。只要对美学与文学理论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作家艺术家们对美学与文艺理论建设的贡献有多大。之所以要指出这样的常识，是想说我们不是缺乏理论生产的资源与支持，缺乏的是理论的兴趣和生产理论的动力与热情，正是理论的惰性造成了当前文艺评论“空心化”“软骨化”的评论局面。

同样是常识，那就是，理论一直处在话语的高端，谁掌握了理论，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谁谓不然？

中国网络小说的『寻根』与『标准』

□汤哲声 黄杨

中国的网络小说的根脉是中国的传统通俗小说。传统性和民族性是中国网络小说的重要特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网络小说的历史观念和美学构成。“认祖归宗”是为了确认中国网络小说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征，是网络小说批评标准科学构建的前提。

网络小说与传统通俗小说、现当代通俗小说的关联

中国网络小说是以故事为中心的类型化写作。它的本源是中国传统的通俗小说。中国最早用“通俗”命名于小说的是罗贯中在元末明初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所以冠之“通俗演义”，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解释说，是要在“理微义奥”的史家稟笔之法和“言辞鄙谬”的野史评话之间创造出一个“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人人得而知之”的写作范式。到了晚明“三言二拍”时期，冯梦龙将这类作品称之为“通俗”类小说，并与唐代传奇类作品区分开来。“通俗”小说至此也就成为了一种文类。中国通俗小说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其美学特征体现为：（一）类型化。冯梦龙不仅给通俗小说命了名，对其美学特征也作了深入的阐释，明确提出了通俗小说的类型化特征：“私爱以畅其悦，仇憾以伸其气，豪侠以大其胸，灵感以神其事，痴幻以开其悟，秽累以窒其淫，通化以达其类，若非以诬圣贤而疑，亦不敢以诬鬼神……姑就睹记凭臆成书，甚愧雅裁，仅当谐史，后有作者，吾为裨谌。”（詹詹外史《情史叙》）通俗小说是不同于“雅裁”的类型小说，不同类型的通俗小说有不同类型的表现方式。（二）章回体。长篇通俗小说最重要的美学特征是章回体。章回体受“说话”影响，由文人的拟话本而设定，由明清小说而定型。（三）故事叙事。中国传统通俗小说构建了以说故事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既然是说故事，传奇自然成为了说故事人最重要的美学设计，否则故事不好看；“全知型”的叙事角度成为了说故事人的必然选择，否则故事说不清；通俗易懂成为了说故事人的传播追求，否则听众听不懂。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创作佳作不断，《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志》《儿女英雄传》等等，一直到1892年韩邦庆创作《海上花列传》，在“通俗”之路上，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创作了很多经典作品，成为了中国人代代相传的重要的文学精神食粮。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这条“通俗”之路上的接棒者，继续向中国读者呈现出众多的优秀作品，《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卧虎藏龙》《霍桑探案》《风萧萧》等等，都曾风靡一时，至今影响不衰。

网络小说是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当代呈现。它同样强调通俗化、类型化、说故事，以章回体为主。它是承接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延续着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成为了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历程中的第三个时期。中国网络小说在新时期诞生，有着新的发展。文化的多元性、网络的媒介性、市场的运作性等方面使网络小说呈现出新的特征。不过，应该看到，中国网络小说的这些新特征来自于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的创造，是新时期的文化机制、创作机制和传播机制给予网络小说的新的内涵。

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价值观念，同时接受了外来的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涌现出很多既具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例如张恨水和金庸等人的小说。当下时代与社会更具有世界性，借助网络平台生存和发展的中国的网络小说必然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多元的文化融合。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是印刷时代的文学作品，将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认定为“报刊小说”也并不为过。中国的网络小说是网络媒体的产物，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中的媒体性特征在网络小说中都存在。又由于网络所具有的链接的特性，使得网络小说的媒体性特征显得更加深刻、更为交融。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注重作品的读者效应，注重小说与电影等大众媒体的联合。这些都对网络小说的传播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影视剧和网络媒介的强劲发展，中国网络小说的市场运作更是色彩斑斓、更为丰富，整体性和机制性显得更为突出，其经典案例更是不胜枚举。

中国网络小说批评标准的科学构建

批评标准构建是否具有科学性，关键在于：对于批评对象是否适用。

构建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标准。网络小说是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发展中的当代环节，表现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其立身之本。弘扬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是指网络小说应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健康的方面。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小说，凡是弘扬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的均应该推崇，凡是宣扬消极文化因素的均应该排斥。

构建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标准。中国网络小说的根扎在中国土壤中。满足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写中国的故事，中国网络小说才有活力。当下中国网络小说呼唤更多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是因为当代中国人需要更多的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其中的问题和反思均是生活其中的中国人心中的所思所考。中国小说要走向世界，网络小说所具有的传统性和民族化的特色，是让世界读者认识和感知中国形象的很好的缘由。

构建切合网络小说特点的机制标准。对网络小说的批评是否有效，网络性质至关重要。从性质上说，网络小说的批评是一种网络机制批评。这样的批评机制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重作品的网络性质。网络小说是一种文学信息流。信息流不仅仅是事件的排列和数字的流动，而是由于互联网的平台而造就的人对社会和人生而产生的新的认知。二是对网络创作机制的批评。网络小说打破了传统文学中一以贯之的作者和读者构成的主动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彼此交融的关系。这样的创作机制必然会影响到创作过程中的文化摄取和价值判断，必然会影响到文本的构成，甚至是语言的组合。三是对网络运行机制的批评。在网络小说的运行机制中，网络是舞台，写手是演员，导演是网站。这个舞台是开放式的，谁都可以上来表现一番。因此，写手与网站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文艺与资本的关系等，都需要研究。四是对网络传播机制的批评。传播的内容既有文本的意见，也有情绪的传输和社会口碑的表达。它包含三方面内容：文本传播、网站传播和跨媒介传播。

构建打造网络小说经典化的美学标准。网络小说需要丰厚的文化韵味和历史社会知识，需要较高的美学呈现的文学修养。当前中国网络小说创作泥沙俱下，优秀作品不够多。网络小说应该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和较好的美学呈现，同时具有很好的口碑，方能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传承。

“寻根”和“标准”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寻根，是对中国网络小说性质的认定，是中国网络小说的血脉归宗。各种类型的小说都离不开对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表现，而通俗小说尤其突出。通俗小说本质上是民族的传统文学，以彰显本民族的特色而显示小说的文本特色。美国的通俗小说总是表现着“山巅之城”的清教徒的精神，例如美国的科幻小说及其影视剧的改编；英国的通俗小说中的绅士风度与贵族精神在各种人物身上都是标配；日本的人生伤感和脆弱而又坚韧的精神两面性是小说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也成为了小说情节发展根据，例如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等日本通俗小说。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是通俗小说的根。中国传统的通俗小说如此，中国的网络小说同样如此。

标准，是对中国网络小说标识的划定，是中国网络小说的创作引导。网络小说的前行离不开世界优秀文化的滋养，然而，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吸收外来文化的出发点，也是小说价值判断的基本立场。中国故事是网络小说的基本形态，没有中国特色也就很难得到读者的亲近和世界的认可。网络小说的特征是网络性。网络小说只有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特点，并将之作为媒介、创作、运行、传播的有机体，网络小说才有自我存在的价值和表现空间。网络小说要注重文学性，没有文学性的网络小说很难被称为文学作品。传统优秀文化的根、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健康的网络小说机制、较高的文学修养，是中国网络小说应该具有的健康的机理和发展趋向。

“遂宁国际诗歌周”将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0月10日，由《诗刊》社、中共遂宁市委、遂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遂宁国际诗歌周暨《诗刊》2020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主办方介绍，遂宁国际诗歌周暨《诗刊》2020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颁奖活动将于今年10月19日至21日在陈子昂故乡四川省遂宁射洪市举办。此次诗歌周以“诗歌中国·百年征程”为主题，将举办诗歌奖颁奖、“推动新时代诗歌，提振新征程精神”座谈会、子昂雅集·唐文化体验活动、情景剧《陈子昂》首演和射洪诗歌采风等活动。

据介绍，《诗刊》年度诗歌奖从2002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2015年，经遂宁与《诗刊》社协商，决定自2016年起，在5年合作期内，《诗刊》年度诗歌奖以唐代诗人陈子昂命名。主办方表示，《诗刊》年度诗歌奖以陈子昂命名，就是要传承先贤开一代诗风、革故鼎新的精神内核。尤其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走在民族复兴大道上的当下，新时代诗歌也要开时代风气之先，展现时代的焕然新貌。

《濮哥读美文》新书首发

本报讯 9月25日，“打开耳朵，听见美——《濮哥读美文》新书首发式暨诗歌朗诵分享会”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春妮、该书作者濮存昕与观众共同分享阅读与文学之美。

由濮存昕主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濮哥读美文》内容涵盖古典诗词、中外现代诗、散文等，所涉作家包罗古今中外，其中古诗词占将近一半的比例。该书内容源自濮存昕自创的文化品牌“濮哥读美文”，他在已推出的100多期节目里挑选出50余位作家的100期经典美文诵读内容，汇编成纸质图书。除作品原文外，制作团队还邀请专业人士撰写对应注释、作家小传、作品赏析，配音频朗读二维码，对文学作品进行多维度的内涵延展。

在新书分享会上，濮存昕说，“我们太需要眼眸里的美，让全世界尊重我们审美的眼光、思想的睿智、品格的独立和挺拔。希望通过这本书推动全民朗诵、全民阅读，让更多人体会到文学与朗诵的魅力。” （欣 闻）

河北作协组织青年作家赴湖北开展文学交流

本报讯 日前，河北作协组织青年作家文学交流团，赴湖北开展文学交流。交流团由河北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凤任团长，以河北文学院第十五届签约作家为主要成员，河北作协机关部分青年干部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冀鄂作家文学交流座谈会在武汉举行。王凤和湖北作协党组书记文坤斗分别致辞，介绍了各自省份文学发展情况，希望两地作家、编辑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互相交流、学习借鉴，助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此外，还举行了2021年“寻访文学大家”活动，作家刘醒龙与青年作家、编辑交流座谈。在座谈中，刘醒龙结合自己的作品和生活、创作经历，就文学的精神、价值和创作技巧等与作家们进行互动交流。据了解，“寻访文学大家”活动自2011年创办以来，先后寻访过陈忠实、张炜、毕飞宇、韩少功、于坚、麦家等作家和诗人。活动旨在使青年作家通过与知名作家面对面的交流，感受大家风范，体验文学现场，激励文学创作。同时，青年作家们还前往八七会议会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武汉革命博物馆等革命纪念地现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湖北作协副主席申东辉、河北作协副主席刘宝书等参加活动。 （卫 玮）

《白毛女》首次亮相大湾区舞台

本报讯 近日，民族歌剧《白毛女》在深圳滨海演艺中心上演，实现了该剧在大湾区舞台的首次亮相，让湾区观众在家门口感受到中国经典民族歌剧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作为“湾区之声新地标”深圳滨海演艺中心的开幕大戏，该剧由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指挥家刘凤德执棒，女高音歌唱家雷佳领衔主演。

《白毛女》是我国民族歌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自1945年问世以来，始终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极高的艺术价值受到广大观众喜爱。2015年，为纪念歌剧《白毛女》首演70周年，原文化部组织了该剧复排，在全国掀起了新的“白毛女”热。2021年，《白毛女》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重点剧目。此次中国歌剧舞剧院举全院之力，派出歌剧团、交响乐团、舞美工作部共计200余人的阵容，旨在让红色经典常演常新、代代相传，激活当代年轻人的红色基因。

深圳滨海演艺中心历时4年建成，将为深圳文化软实力的跃升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此次上演的《白毛女》由北京四海一家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与深圳滨海演艺中心联合运营。 （深 文）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举行

本报讯 9月21日，第二十届（长乐）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举行。本次活动通过云诗会的方式举办，吸引了众多诗人参与互动。

诗会为推动诗歌及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诗人颁发了奖杯和证书。谢冕、孙绍振、峭岩获得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黄东成、桂兴华、傅天虹、林秉杰获得中国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陈慧瑛、林秀美获得冰心国际诗歌金奖。陈章汉获得组委会颁发的诗歌贡献金奖。活动期间还举行了主题论坛，诗人们围绕“诗歌的时代性与人民性的融合与创新”展开讨论，大家认为，诗人永远不能脱离时代和人民。中国新诗不能远离当下的生活，不能远离古典诗歌的传统，必须回归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传统。面对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要树立中国诗歌的美学坐标，只有这样，中国的新诗写作才可能攀登上诗歌的高地，让中国诗歌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笔会由峭岩主持。张诗剑、洪三泰、萨仁图娅、蔡丽双、蔡宗周、盼耕、熊国华、陈娟、董培伦、绿岛、巴彦布、康桥、林凯旋、傅小华、唐德亮、刘辉、莫善贤、颜石、曾新友、刘祖荣、周瀚、张继征等60余人参加活动。 （史 闻）

专家研讨翁筱小说集《默笙时代》

本报讯 近日，青年女作家翁筱中短篇小说集《默笙时代》发布暨作品研讨会在浙江台州举行。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40多位作家评论家与会。

翁筱是“80后”女作家，笔名长歌，曾出版长篇小说《如若不见》《尘烟如寄》等。《默笙时代》是她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近两年创作的5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共18万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与会者谈到，翁筱将小说背景地大多设置在自己成长的浙东海边小镇，以小镇丰富的社会生活为题材，聚焦小镇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百态，对于不同阶层的人均着墨予以刻画，并力图通过描写小镇各式各样人物的命运，表现更广泛的社会画面和更普通的人生问题，从而表明作家对历史、文化、经济、道德、爱情、生活的态度。在艺术上，其小说从语言的使用、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叙事方式的构思，都有独到之处。（浙 讯）

林毓豪艺术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塑者豪情——林毓豪艺术展”近日在京举行。林毓豪一生创作雕塑300余件，绘画500余幅，其艺术语言质朴、扎实，技法精到、形象传神，作品既赞美英雄也赞美百姓，在成功塑造大量人物肖像的同时，也创作了不少大型城市雕塑的原稿，如《鉴真登岸》《鹿回头》等。展览集中展示了贯穿林毓豪创作生涯的代表性雕塑作品40余件，同时展出其部分绘画作品及相关文献资料，包括手记、创作工具、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物肖像、写生绘画以及众多主题性雕塑。展览分为“塑者”“温度”“豪情”“意趣”“所见”五个部分，是林毓豪艺术人生较为全面的一次回顾展示，意在展现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和人文情怀，呈现艺术家对生活的观察与热爱。 （罗建森）

王绶青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协原副主席王绶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24日在河南新乡逝世，享年86岁。

王绶青，原名王玉玺，笔名辛梓，中共党员。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天涯采英》《天野海郊集》《天风海韵》《啊，大地》等。

叶廷芳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廷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叶廷芳，笔名瞿江。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等。